

不快乐的中国太太

观景

□亦舒



需要隐忍的事。任何时候,都不能只为了自己开心,因为看到开心的女人,一大群人都会不开心。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,你想春节出去玩,亲戚们会不开心,觉得除夕都不团圆,你还有什么良心?你想经常买花戴,有空就败家,你老公还没说话,很多人已经窃窃私语:这女人怎么回事,一点没有结婚的样子,还整天跟小姑娘一样吃光用光。

大量婆媳事件无非是婆婆不开心了,媳妇不开心;媳妇开心,则婆婆一定不开心——本来该是一家人的两个女人,俨然是两个利益团体。于是丈夫为了息事宁人,常常要回家好好教育妻子,你得学会尊重老人,她生我养我不容易,但分明就忘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实,婆婆养了老公,但从没养过儿媳一分钟。

一家网站上刊登过一封外国人写的《未婚妻不同意我买房》的来信,说他通过投资,现在可以买得起前景看好地段的房子,但未婚妻根本不想住在沉闷的乡下,她更想到时髦的市中心租房子,此人苦恼万分地说他该怎么办?这种问题放在你我面前,大概想都不用想,就会做出买房这个选择,因为它更能升值,更有投资价值,看上去更像是长远的打算。与此相比,女人牺牲掉一些快乐的时光有什么关系?她住在城里也不过是为了楼下有间不用做早餐的咖啡馆,走几步路去看场话剧,这些玩意只会更花钱。

但外国人都直率地建议,既然你想要获得和谐的婚姻关系,妻子的快乐该放在第一位。她比你待在房子里的时间要更长,如果她不快乐,你怎么可能获得一段完美的婚姻关系?

这大概可以解释,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的婚姻关系如此糟糕。我们实在太不把快乐当一回事了。一般来说,钱是放在第一位的重要选项。以最近听到的一个例子来讲,有个朋友结婚,女方想住在某“高尚”地段,为此愿意付出三分之一的房款,男方听了并不感激女方的付出,而是犹豫,她这不是占我便宜吗?出三分之一的钱就要写上名字,将来离婚我就将失去二分之一。男方和全体亲戚思考了一番利益选择,于是相当艰难地凑了全款买了只写他一个人名字的房,言下之意,欢迎你来往,但不欢迎你据为己有。

我不知道那位老婆会不会快乐,换了我,大概觉得屈辱难当,防人如此,居然每晚还要睡一张床。

以目前的情境,一个已婚女人的快乐首先要让位给钱,其次要让位给始终觉得你不该心想事成的婆家人,再次要让位给丈夫的野心及家庭梦想。话说到这个地步,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女人,还赖着没结婚。而结婚的女人呢,甘愿继续不快乐,认为这是谁都逃不过的宿命。

清明小长假,朋友带着新婚妻子回老家探亲。本该是快乐的返乡踏青之旅,乡下山水俱佳,风光秀丽,正在开发旅游项目,新建不少星级酒店。问题就出在当他老婆兴致勃勃订了一间正在大打折扣的五星酒店时,朋友勃然大怒,觉得女人实在不尊重人。

朋友对女人说:你这么高调干吗?让我妈怎么想,她一个月工资只够你住一晚上,你非得让她不开心?女人很委屈:去度假我想住好点怎么了,我辛苦工作不就是为了过上舒适生活?

但是以男人的观点,倘若去了老家只住高档酒店,这无疑是他所有的老家人捋了一记耳光,三姑六婆肯定会交头接耳:是嫌我们这里土,条件不好,才去住酒店的吧。老婆说,那偷偷去住,不告诉别人行不行?丈夫断然回绝:不行,就几天工夫,你忍忍,遵循六字准则,低调,朴实,节约。

你看,做中国人的太太,注定了是一件时时刻刻都

猫喜欢观景。

许多下雨天,猫都会走到窗前,蹲下,看着风景,一动不动,良久良久,像人一样,或是比忙乱彷徨的人更有气质,更懂得享受已得的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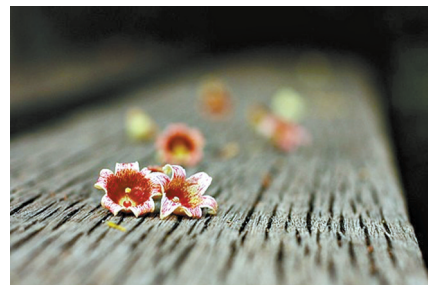
幼儿也爱看风景,一觉睡醒,咚咚咚走出客厅,发觉窗外正下鹅毛大雪,也会贴到玻璃前,一直看一直看,那专注享受的神情,也同猫相似。

爱狗人士都会带它们兜风,坐车子后座,开了窗。这时,年纪大些的狗便显出尊严,绝不兴奋乱叫,即使在红绿灯前,也不过略看邻车一下,不会轻举妄动。

天气和暖,又有空闲,握杯茶,坐在露台,与孩子和宠物一起看风景,最开心不过。

雾未散,船的汽笛声呜呜,可是已看到建筑物的尖顶,噢,什么人一早与狗跑步而过,邮车噗噗停下,带来谁的信?

忽然想起幼时在儿童乐园读到的小诗:春天来了吗,春天悄悄的脚步已经降临……一切尽在风景里,不要再错过。



不作、不写、不说?

□顾彬(德国)

中国人是很可爱的,对吗?因为他们懂玩儿,懂休息,更懂享受美食。德国人很少会享受生活,工作是他们的宗教,包括我在内。因此我们德国人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很严肃的印象。我们就不可爱吗?

几年前一个住美国的华侨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: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样多玩儿呢?他说,你老在写书,我们都不这样,你这个年龄应该多跟朋友在一起,旅游、聊天。

不过我不会这样。这是一个错误吗?

后来又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华侨问我:“你干吗呢?还写书。我现在什么都少作。”他的话更让我吃惊。他比我小十几岁!怎么可能什么都少作……

这些天在北京,一个跟我读过博士的教授告诉我:“中国文人主张三个‘不’,60岁不作,70岁不写,80岁不说。”我又吃了一惊。我明年70岁,我还在作,还在写,80岁我肯定还会多说。我没有学好我的庄子吗?这个教授是什么逻辑呢?90岁“灭”吗?我还会活到102岁!因为我每天吃生的大蒜。

我精神上的老师,波恩大学的陶泽乐(Rolf Trauzettel),德国最优秀的汉学家,早提醒过我:“我们不能带走什么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说,我们要告别的时候,是一个赤裸的身体。我老在思考他的观点,已经思考了十几年。他是真的吗?

如果从跟我读过博士的中国教授来看,陶泽乐是对的。这个教授还告诉我:我们到了58岁在大学什么都不作,60岁要退休,最后两年写不写什么无所谓。

好像大部分德国教授都是错的,65岁退休后他们开始拼命地写,每年出版书。我也是这样。我们都不可爱吗?



图个心中踏实

做人无论饥饱穷富,关键是要活得心中踏实。这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,母亲常告诉我们的一句话。几十年来,我还真遇到了几件考量自己良心的事。

那一年,在老家和父母一起过年。记得距过年还早,浓郁的年味就已弥漫了整个街镇,令久在城市生活的我们倍感亲切。街道两旁,林立的店铺从早到晚都熙熙攘攘的,赶集的人你来我往络绎不绝。粉条是农村过年的传统菜,自然是少不了的。斜对门老王家的铺子里,粉条特别多,人也特别多。早饭后,妻去买了一捆粉条回来,直冲我感叹那里的生意好。她放下粉条后,顺便看了一下手中的零钱,这才发现找回的钱不对——多找了五元。怎么办呢?妻问我:“当然给人家送回去了。”我说。一会儿,妻回来了,说:“钱退给他了,他好像很意外;不过,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。”我笑着安慰她:“乡下人哪像城市人一样爱客套?再说了,咱主要图的是自己心里踏实。”妻笑了。

妻子内退后,怕闲得无聊,也为了补贴家用,去给一个私立幼儿园当老师。辛苦一个月下来,只给五六百块钱的工资。一天,发工资后,回到家里她把一卷钱递到我的面前,调侃地说:“给,六百大元。”我笑着接过来,半开玩笑地数起来。噫,竟然多了一张!原来,发的是新钱,其中有两张是紧紧贴在一起的,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揭开——不细心是不好发现的。妻把钱还给了园长,园长说,其实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兜里有多少钱,更不知道

曾多给谁发了钱。

前年,我自己也和“意外财”打了回交道。那天下午,到银行取款急用,拿的是一个存折和一张到期的存单。当时,对存单只扫了一眼,依稀记得利息一栏的数额是“382.5元”。当银行营业员把钱递过来的时候,没顾上清点,就用报纸包起来走了。傍晚,当我随手拿起“利息清单”看时,不禁吓了一跳——明明是382.5元的利息怎么竟成了817.3元呢?于是种种猜想涌上心头:凭着监控录像和存款信息一定会很快找到自己吧?派出所会不会为此到单位调查自己呀……一夜间搅得人头昏脑涨!第二天九点刚过,我便拿着“利息清单”去找那个营业员。我把“利息清单”递过去,问:“是不是弄错了?”她拿着单子端详了一阵,竟茫然地说:“我昨天结账,账对着的呀!”这时,我发现旁边的几个营业员纷纷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,仿佛要为他们同事打抱不平。“你看利息是不是多给了?”我说。她拿出尚未上交的凭证,指给我说:“你看,这一笔是×年×月×日存入的,利息是382.5元,去年到期后连本带息又自动转存了一年,转存时刚好利率上调,所以利息就多了,两年加上一天的活期,刚好是817.3元。”唉,原来如此——心上的这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!

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。我本凡人,谈不上“君子”,不懂坦荡荡,只知道吃亏是福,做人处事图个心中踏实。作为凡人,这样不也很好吗?我想。

□毛利

□邱利刚